

饑餓

冷，讓人格外想要吃東西，所有的衣物不過是欺騙身體的溫度，她好餓。

星期六下午，吃了主管送的一大盒莫札特巧克力、和同事團購的椒鹽蘇打餅、芋泥捲，還有一包鹹酥雞和 500CC 珍珠奶茶。所有柔軟的堅硬的、甜的鹹的交融一氣的食物，不分彼此在胃腸和樂安居，呼——呃，她湧出滿意的飽嗝。

一抬頭，鏡子裡毫無血色的臉，讓她猛然驚嚇，視線移到鏡子旁掛的塑膠網架，上面勾著離子夾、髮捲、Y 型瘦臉器、幾片藥妝店特價的美麗日記面膜……她看著鏡子裡細長眼睛塌鼻高顴骨，再怎麼撐住瞳孔放大片和美白拉提瘦小臉，也是徒勞一場，還好 34D23 腰的身材，在這城市勉強有些蠢男人要她的電話，但是她總忘了不可卸妝，所以身邊的男人經常更新中。

現在，必須努力消滅莫名其妙吞進去的食物，關在洗手間將近二十分鐘的她，忍不住又將食指伸進喉嚨，想再嘔出一些什麼……到底還能嘔出什麼，她也不清楚。

「妳在裡面嗎？門口貼了郵件單，有妳的包裹，等下記得去拿哪——」

「噢——好。」

室友輕輕敲了浴廁木門，確定她在裡面，她在吐，正抱著馬桶，黃黃的膽汁都吐出來了——她儘量讓聲音保持平靜。

食道無比灼熱，經過這番折騰，她覺得胃似乎被提到頸子，卡在那，不上不下，胃好脹，堵著一口氣，難以順暢呼吸。不久之前還充滿著珍奶與鹹酥雞，大口吞下澱粉和油炸食物是痛快，最後吐出的欲望伴隨苦澀喉韻是酷刑，彷彿身軀被截成好幾段，所有的感覺都混亂了。

她按下馬桶的沖水把手，結束這回合，旋轉水柱頓時將剛剛那些胃食道的殘渣席捲一空。攀著洗手檯邊緣，猛地站起只覺頭暈目眩，她對著牆面冰冷的方鏡喃喃自語：「再也不吃鹹酥雞和珍奶……再吃這些垃圾，就讓我肥死——」

每次催吐，宛如死去復重生。整理好衣物，仔細刷了牙，連舌苔都不忘刷點下來，確定口腔已被薄荷氣味佔領，像是假日晚起模樣，她打起精神走出位於三樓的大門，去樓下警衛那裡領回屬於自己的東西。

是個郵局最大型的便利箱，上面印刷著鼓起胸羽的白胖鴿子，還得請警衛搬進電梯。看著偌大紙箱，說不清是期待，還是厭惡，她想，或許是第三種，麻木。

死亡的植物和逐漸解凍的食物填充在紙箱裡，開箱剎那，不免湧起不祥之感，似乎這是一口棺。裡面躺著包覆人形的外衣、幾罐靈芝萃取膠囊，這次居然還有真空包裝的人蔘雞湯……她經常收到媽媽寄來一大箱糧食。隨時想寄就寄，媽媽關心子女按理不需要經由任何人同意。但是，逐漸無感的她總得尋出個理，說服自己收下這些箱子，室友一定無法理解，有何艱難。

只有她知道，媽媽寄來的箱子裝滿沉默的時間，滴滴答答，像在說些什麼。

箱子裡湯湯水水的真空包和瓶瓶罐罐，彷彿代替了媽媽在臺北陪伴她。在相隔約三百公里的空間，在她的小房間，有些紙箱靜靜裝置雜物，有些需要在期限內吞嚥的食品，已化為養分留在她的身體。

收到箱子時，有種強烈的既視感，如果她還是嬰兒，一定可以毫無懷疑接受母親餵養吧。

室友每次看到臺南寄來的紙箱總是驚呼，「哇嗚——好好喔，妳馬麻對妳真好，好羨慕啊。」她們微嘟著嘴、親暱提高尾音，像在森林裡親眼目擊母鹿餵乳幼鹿那樣興奮尖叫，這個箱子讓這層樓的四個房間，瞬間散發溫煦可親的氛圍。

「嗯，我媽是很好啊。但是，太多了……根本無法消受，幫我吃吧，我不介意大家多吃一點噢。」

她面帶微笑推銷短期內一定得消滅的食糧，室友頂多撿走餅乾或三合一麥片，還不忘說聲，「這是媽媽的愛，妳要慢慢享受啊。」

這是媽媽的愛嗎？她有些疑惑。

有時，從同住室友那裡，她得到更多即時溫暖。還沒發薪之前，大家分食一條吐司、共吃一個便當，夏天一起窩在房間吹冷氣，每逢生理期總有室友為其他人煮好辣辣的黑糖薑茶。她們彷彿一個家穩固的樑柱，在低潮時，支撐彼此的脆弱。



她們住在距離捷運站約五百公尺的老式大樓，一起分租三樓的四個房間，這空間，偶爾讓她處於牛有四個胃的錯覺。

四個房間每晚吞下為工作奔波的女孩和抱怨，也吞下需要繳納的房租和空虛的銀行存摺，每天一早房間再將她們吐出來，她們需要嚼食更多新鮮牧草，填補胃的空洞。

從中南部遠赴此地的女孩們，先是讀書，畢業後便留在這城市工作，A 在百貨公司站上整天櫃腳痠腿麻，B 是旅行社的行政助理整日忙著登錄票務，C 在大買場不停刷著條碼，她則在客服公司接聽數不清的投訴電話……將近三十歲的四個女孩，工作可替代性高，薪資分布在 23K 至 26K，一兩年，某個女孩便會因為不適任，迫切需要尋覓下個工作。

不適任的原因究竟是人的體質，還是水土關係？她真的不挑事，是事挑人啊。她才換工作沒多久，所有福利和休假再次歸零，現在沒有例休假也沒有年節獎金，在市調公司比上個房仲工作還嚴苛，少了交通津貼和全勤獎金，多了每天被顧客拒絕上百次、無情掛電話的挫敗。

轉職這幾個月，沒有多餘的錢匯回家，媽媽大概認為女兒過得拮据，之前大概每月一箱，最近卻一個月寄來兩三箱衣物和食品。像是重返小學時代，媽媽總堅持中午送便當到學校，一打開提袋，雙層便當、切好的水果，還捲著一件薄薄的風衣外套，媽媽總

是擔心她傍晚補習回家會受寒著涼。

這一箱和上個月那箱沒什麼不同。

密封在保麗龍或紙箱的食物或用品，打開箱子一古腦湧出許多氣味，不知名藥草和醃漬物、急速冷凍的料理，兩三個環保杯捲在布料裡，那是媽媽拍胸脯保證說好用到不行的幾條抹布，邊邊角角還塞著兩件未剪掉標牌的 T 恤和一件式洋裝。從南方一路搖晃到島嶼北端，想像紙箱的旅程，是她唯一的樂趣。

坐在箱子上，像是哆啦 A 夢的時光機，她想起了從臺南獨自拎著行李坐火車，對未來編織幻想的那個胖女孩。胖女孩是她，過去的她。

看著火車玻璃窗上的倒影，臉頰圓潤，她忘了自己沉默了多久。整個車廂的乘客有的低聲交談，有的吃著臺鐵便當，大家都有即將前往的方向，她也不例外。火車停靠臺北車站的那一秒，她想第一個衝下車，她已經準備好了——她要以全新的面貌展開新的生活。

高中剛畢業的她，獨自搭自強號行經坡度大、水勢有點湍急的濁水溪，再過河床有些乾涸的大安溪，好不容易抵達臺北車站。在地底一陣摸索，找到捷運路線後，出了淡水站又磕磕碰碰走了漫漫長路，拖著一堆行李爬上克難坡、走過宮燈大道和整排典雅的教室，終於看到她的學校。好像她仍是懵懂小大一，淡水河口四年學生生活倏忽即逝。畢業後她繼續眷戀這城市，又在此工作將近五年，盆地的夏天總是悶出全身痱子，冬天嚴寒的空氣一點一點改換了南方女孩的體質。

年節返回臺南，爺爺奶奶說她長大，變漂亮了，從身形到口音都變成臺北人了。目前在臺南和九十歲外婆同住的媽媽也說，她已經丟掉南部女孩憨直的模樣，現在是個凡事有主見的小姐。媽媽另一個意思，是暗示她逐漸變成不聽話的女兒嗎？

帶著些微煩躁，將所有乾燥的柔軟的堅硬的物品一個個拿出來，鋪排在小客廳的磁磚上。如果真能果決丟掉一些東西，那也不是什麼壞事。她只知道，這箱東西不意外也會被她慢慢被丟掉，一個一個慢慢丟。

然後，她跨進紙箱，彎折身軀、紙箱容積剛好裝進小巧的臀，雙腿掛在紙箱外晃呀晃，彷彿寄居蟹開始緩緩移動。看起來很怪異，三個室友皆在房內，她不怕被看見，只是忽然很想體會一隻被人丟棄的流浪狗，如何在紙箱內餓得發抖，等待有人走過摸摸她的頭，說她好乖，從來沒見過這麼可愛的小狗。

她稱此為紙箱的變形遊戲。紙張也是樹的死亡，紙箱是個被壓縮再製，變形的屍體，在紙箱再次腐爛，化土為泥，滋養植物之前，她想躲進紙箱，彷彿經歷死亡，可以無視現實蒼涼。這奇妙空間總是召回似曾相識的畫面，童年或是回到嬰兒之前的狀態，那些天真的時間。

坐在箱子裡搖搖晃晃，她想，如果將自己打包，寄回去臺南，或許媽媽會很高興也說不定。



真的太多了。她目前最不需要的東西全裝在箱子裡。

租賃的房間很小，兩三坪大，僅容一床一桌一櫥櫃，她不知該拿這些郵局紙箱如何是好。一開始能吃的吃掉，不想吃的送人，餘下的奇怪用品胡亂塞回紙箱便堆在床下，一格一格像排列整齊的寄物箱。

連代收包裹的警衛都說，「這大樓只有妳，每個月收到好幾箱，馬迷——好愛妳啊。」警衛說到馬迷二字，刻意拉長的尾音，她不自覺低頭，這樣看起來應該很愧疚。

每個箱子都被寄託了美好任務。收到這些箱子，像被貼上媽寶的標籤，異常缺乏母愛的她，仿若被分解成一格格馬賽克，拼貼著無能獨立的訊息。想到這裡，她沒來由感到暈眩。她決定先把這稍大紙箱堆到陽臺，看不見就暫時不必去面對。

遠離了生長的南方，再遠赴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做為新生嬰兒，重新開始。她覺得別人再也看不見，看不見她曾經是個臃腫的胖子。

今天還沒跳鄭多燕，30分鐘有氧瑜珈，50公斤的她可以燃燒170卡，午餐早已吐光，餓的感覺揪著空空的胃。還不夠，她知道，體脂肪還不達標，只有迅速甩開糾纏的念頭，得再瘦5公斤。

「叮咚」，Line 訊息聲響起，是 S。

她拿起手機簡單滑了幾句話，S 是以前房仲的同事，同組前輩，大她四歲，從不吝惜傳授職場經驗。在房仲上班時，曾有心懷不軌的老男人拐她去新店看一百多坪豪宅，她屢沉不住氣，在老男人的手從她肩膀滑到腰臀時，動搖了意志，想著不就犯賤眼一閉牙一咬腿一開讓他玩玩嘛——撒個嬌過個戶這棟豪宅轉眼便算在她名下。當她告知 S 這縝密計畫，S 立即識破她拙劣手法，鼻孔吭氣不屑表示，「妳以為有錢人都是白癡嗎？想搞仙人跳？那天被弄到海外賣淫都不知道啊。」

她的確急於證明自己屬於這城市，或許不是征服，不是示弱，是什麼？她還不知道，她還在找。

覺得混沌的時候，她習慣找 S 說話。一年多來，S 存放著她不少牢騷，S 隨便猜也能猜出她又陷入節日症候群。春節、母親節、父親節，不表示孝心就會眾人被扣上不孝的帽子。果然沒 Line 幾句，S 拐彎抹角的展現正義魔人的口吻：

S 最大尾：這是媽媽的愛心，這樣粉不孝啲～(///▽///)

S 最大尾：我媽才不會對我這麼好咧☹

Meimei：妳接下來要說什麼，我都猜得到喔 ψ('▽')ψ

Meimei：不聊了～我要整理一下，丟到社區廚餘收集桶惹ㄟㄟ……

S 最大尾：哎啲……幹嘛丟掉！太狠心啦，別丟別丟，餵我好了 XDDD

暱稱「S 最大尾」，S 說這樣和客人賴來賴去約看房才有氣勢，「態度決定高度，懂不懂？」不管心情陰晴圓缺，只要和 S 聊聊，總能自動篩落那些不想要的情緒，煩的壞的痛的，都近不了她的身。

如果可以，她想和 S 交換生活。S 在父母的真心實意照盼下長大，怎會懂得什麼叫做狠心，她不再回覆 Line，大家只會說，天下從來沒有不是的父母，S 也是這樣。但她就是放不下陳年往事，只要收到紙箱，下意識又想起媽媽丟下她不知去向的時光。

S 說，「我懂——妳說我都懂啦，要走出童年陰影啊，一直怨恨父母很不好——」

她不相信 S 懂得什麼是狠心。一個人的心要真狠起來，根本無法測量。她不像那時媽媽的狠心，一下子就丟掉了她，以及那個家。

六十歲的媽媽經常和親朋好友說女兒多麼不孝，甚至買把菜、洗個頭、溜隻狗，都能和偶然巧遇的陌生人說起，她的女兒多麼搞怪不得人疼沒人愛，以後一定嫁不出去……太不孝了。媽媽最近很奇怪？明明需要她，又妄想莫須有的事，如此毀壞她的形象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不孝太容易定義了。她只是略微不順從父母的心意，大家便說她不孝。

最近打電話回臺南老家，媽媽居然以為她快四十歲，她還不到三十，薪水入不敷出，沒有存款，結婚是放棄一個人生活的下下策，她總是這麼想。最後，彷彿安撫沒糖吃的小孩，沉默接受了媽媽的說法，幾次在喜宴場合，親戚像配合媽媽演戲，輪番指責：妳呀，真不孝，都不知道媽媽多擔心。她只是臉色木然、微笑不反駁。舅舅附在她耳邊說：「妳媽已經開始吃失智的藥，她說什麼別當真啊。」

多不孝呢？大概就是鮮少打電話晨昏定省，少回南部探望媽媽和外婆，畢竟新進員工需要常加班又無假可休，但是，薪資穩定時，她從不忘每月匯錢為媽媽支付房租、國民年金、健保費，金錢的輸送是她最方便行使的孝道。聽舅舅說，媽媽最近常不記得吃過飯，才吃飽又吵著要吃，還和鄰居告狀說家裡不給她飯吃……

媽媽一定也怕女兒餓著，才會不停寄東西來吧。她有時也這麼想著。



她想起小時候，媽媽在臺南賣陽春麵、牛肉麵、蝦仁炒飯、肉絲炒飯、餛飩湯、蛤蜊湯……怎會憂愁吃食，但她卻老處在饑餓狀態。經常吃完正餐立刻就餓，餓的頻率又快又急，迅速到來不及思考對錯，只能儘快塞點餅乾或麵包欺騙胃。

她永遠記得少女時期，媽媽不在家，不在她存在的任何地方。後來才知道，因為爸爸有了另一個女人，為了報復，媽媽也有了另一個男人。青春期的她，不懂，爸媽可以這樣輕易的不喜歡對方，就和別人在一起嗎？

那時候爺爺一直處於暴怒狀態，接到媽媽打來的電話，便立刻咆哮著：「不見笑的查某——」，接到爸爸打來的電話，爺爺倒是心平氣和許多：「我看卡緊離離欸卡歸氣。」

被留在爺爺奶奶家的她，彷彿被遺忘的家具，她什麼也不敢多問，最後爸爸媽媽真的就離婚了。

按理這件事非常悲傷，不管跟哪個朋友或同學提起，大家都會露出感傷神情，好像因此陪伴了那個孤單少女。她不好意思說，妳們千萬不要同情我呀，媽媽不在的那段時光，再也不用害怕媽媽餵她小吃店沒賣完的滷味充做一餐，她只想吃點正常的飯菜。去店裡幫忙端湯送菜，每次看到一整家子圍坐用餐，親密熱鬧，她的胃像養著一隻斑鳩，終日咕咕咕鳴叫。

胃好空，心裡有個洞，意識渙散，感覺彎曲的身軀將要擠出所有的餓。所有機械動作，讓她出神，無端想起媽媽賣的滷味。躺在房間的沙發床抬腿、空踩腳踏車，玩著手機的 Candy Crush Saga Game。雙腿憑空踢開、伸直，膝蓋不能彎曲，停在三十度高，雙腿與沙發呈夾角，持續 20 秒，放平，重複這動作二十次。連續做三十分鐘，可以消耗七十五卡，脂肪燃燒的狀態，讓她莫名安心。

手指滑來滑去，同樣顏色的糖果連線，爆破，不同顏色的糖果凍結在朦朧果凍裡，先解凍，再來解開包裝紙，脫掉所有屏障，爆掉它。她的腿漸漸僵硬痠痛，無法離開沙發，Sweet. Delicious. 一個個爆掉的糖果是她的卡路里，她的熱量，她孤單的時間。

她走下床，在箱子裡蜷成柔軟的球，像是搬家時最後被遺忘的玩具。

那時，爸爸為了另外一個女人，據說是在澳門賭場認識的公關，為了那個女人將貸款沒付完的房子又拿去抵押二貸，他在澳門的豪華度假村豪賭了一個月，那女人殷勤接送、換籌碼、貼身翻譯……媽媽將徵信社蒐查的一大疊照片和資料，撒在爺爺家客廳的大理石方桌，瀟灑的手勢，像是有一次麵店來了位闊綽的客人，結帳時隨手拋出幾張鈔票大方的說，別找了。

奶奶看著這些明確指控，跌坐在媽媽身旁，拉著媽媽抽抽噎噎哭了。她在一旁靜靜的聽著，媽媽那時重複說著，別找了——奶奶堅持要立刻坐飛機去澳門，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兒子，親口聽他說，為什麼要毀掉好好的一個家？

「阿母，免白了工啦，伊底澳門和查某逍遙自在，毋倒轉回來了一一」

爺爺鐵著臉、握著手杖的指節微微顫抖，連續罵了幾次「了尾仔团——」，還說爸爸「嫖賭飲三字全」，她當時有些聽不懂，只見奶奶哭得癩癩的嘴巴，微張微闔，快將假牙吞進去的哀哭：「愛賭害了伊呀——賭到啥咪攏賠了了啊，嗚嗚嗚……」

最後，媽媽將她留在爺爺奶奶家，在房間緊緊摟著她，悲戚的說，「我和別人在一起，不過是想氣氣妳爸，我也想賭，賭這口氣，沒想到……沒想到……」媽媽離開前，說要賺錢給她讀書，她也沒想到，媽媽那幾年再也沒有回來。

饑餓是最容易被欺騙的欲望。如果父母還在乎她餓或不餓，也不會這樣丟下她吧。

大概是那個時候，她慢慢發胖，變成另外一個女孩。奶奶從那時起，一日五次以豪華的餐點餵食她，因為她總是喊餓。

她是可憐沒人要的孩子，奶奶經常這樣叨唸，開始一日三餐，外加兩次甜點，還有

雞精、蜆精、燕窩、冬蟲夏草……凡是晚輩進貢的高級補品，泰半進了她的腸胃。奶奶常和鄰居說，兒子就一個獨生女，好好養著，有一天兒子會回來，回家時要交給他，一個白白胖胖的好孩子。原來，她從來不被當成一個完整的人，她慢慢懂了。

每日晚自習後，她默默吃進奶奶特意留下的魯肉飯和排骨酥湯，再吞幾顆維他命，她讓自己變成只會吞食不會思考的胖女孩，胖子的心是無底洞，塞進什麼都填不滿。

只有排除敏銳的情感偵測，才能掃描更遠的地方，她想成為另一個人。



她錯過的餵養，從媽媽手上接過來的不論是宅配或一通電話，雖然過期已久，她以為永遠不會迴轉的時間，錯過成長期的補給，卻在她遠離生長的城市，一箱又一箱，經由宅配或貨運抵達了住處。

一箱箱堆在廚房和陽臺，像積木一樣排列整齊鑲嵌得宜，藏在裡面的渴望、怨歎，那麼多那麼滿。每次在陽臺晾曬衣物，從三樓望出去，還是別人的陽臺。她想起上個房仲工作，帶客看遍了大臺北的房子，從河岸景觀到三鐵共構交通便捷的捷運房，觸目所及都是奢侈風景，卻沒有一片天空屬於她。她只有這些箱子。

在百貨公司站櫃的室友 A，因為香港服飾品牌將全面撤出臺灣市場，一直換工作的 A 覺得身心疲累，A 即將在這個月底離開臺北。前幾天在東區燒烤店大家為 A 送行，喝下幾瓶清酒的 A 莫名的哭了起來：「好不甘心，我不甘心——回去屏東，我就回不來了。我好想好想留在臺北——」

她無法欺騙自己，她和 A 一樣，等待這場遊戲結束，可能只會獲得同等重量的不甘心。不甘心，怎會如此廉價，她們都這麼這麼努力了呀。

陽臺遮光罩下的箱子牆總會趁隙溢出氣味，提醒她，它們的存在。或者那是，媽媽的存在。她有時很想念永樂市場的碗粿和仙草茶，看行腳節目介紹赤崁樓的石碑，每個都像召喚她回家的手勢。但是，她想要留在這裡，再堅持一下。

偶爾，她刻意不打電話給媽媽。這些不聯絡的時間，一點一點，一段一段，像小時候玩的連連看，從 1 開始勾起，連到 2 連到 3 連到 15……連到 40，連到最後才發現是一位公主或是一輛車子，不論是什麼東西，只有一個輪廓，被數字包圍的形狀是空殼子。她總有被欺騙的感覺。

連起來還是空白無意義的時間，像是箱子的面積，在臺北，緩緩覆蓋她的生活。

辛苦搬運這些紙箱，一個一個，鍛鍊了她的三頭肌，多少雕塑了肌肉線條。有時候，她覺得打電話要媽媽不要再寄紙箱是艱難的，拖久了，不得不將箱裡的東西翻出來整理或丟棄。雖然最後的結果，彷彿填字遊戲，這一箱是愛，那一箱是恨，還有一箱寫著無所謂。

但是，媽媽如果將這些事情，都遺忘了，她還苦苦追索的究竟是什麼呢？

原本在季節交換或節日將近，還可以銜個話題打電話，好像躲在一個儀式背後，才能多少和媽媽聊上幾句。後來發現每通電話講到最後，兩人虛情假意的對話，好荒謬。

儘管媽媽最近說話顛三倒四，「什麼時候要回來？為什麼大學唸這麼久啊？妳爸爸都不拿錢回家啊——」末了那句低沉的哭腔，讓她幾乎流淚。媽媽，忘了爸爸早就不回家了。

她想，還是得如常匯款給媽媽，至少還能再打通電話確認，至少媽媽會以為還擁有乖順的女兒。後來，媽媽的時空有點錯亂，電話中問句背後的意思大多是：「快回來媽媽身邊，媽媽想和妳住在一起，媽媽需要妳啊。」

媽媽很關心她在臺北有沒有錢生活，有時忽然意識清明想起她已在工作，又在意她不匯錢回家幫忙家計，她不禁覺得，遺忘許多不堪回憶多好，她牢記著往事，只是折磨自己。

媽媽現在只有她。但是，每逢年節都跟女兒重複同樣話題，要錢要愛，要的都是她給不起的昂貴資產。尤其是愛。如果她能不加思索的揮霍，也不會孤寂的留在臺北，像是無家可歸的孤兒一樣。

爸爸走後，媽媽付不出房屋貸款，開出去支票相繼跳票，不久家裡被法院查封，一開始媽媽領著她住在爺爺奶奶家。過了幾個月，媽媽拿著徵信社在澳門調查的證據表示，他們夫妻就這樣完了。她要去中部山區果園工作，七天後會回來帶走女兒，過完十幾個七天，她一直等不到媽媽。她終於了解，無論是爸爸或媽媽，都丟下她不管了。

堆疊在身上的贅肉和脂肪，一寸一寸爬滿她原本細小的骨架。尖臉開始圓潤，手臂長出蝴蝶袖，大腿根部和臀部分不出界限，小腿幾乎和大腿一般粗，連膝蓋的形狀都快消失了。漸漸的，低頭看不到腳趾，肚子遮住了下半身，也沒法蹲下身剪腳趾甲……

以白胖豐腴的模樣在奶奶身邊成長，奶奶感到很安心，她披著長輩滿意的外皮，考上淡水河邊的大學，順利離開誕生的地方，記憶中的故鄉。沒有歸屬感的少女時期，抖一抖往事，篩落於底層還是抹滅不去的塵埃。她很清楚，那只是曾經的牢籠。

彷彿在陰暗的水底，她聽不見父母的叫喚，誰在乎她冷不冷、餓不餓。她學會了水中逃脫術，她要好好把握時間，甩掉身上的鏈條，擺脫最後一道牢籠的大鎖，接下來，她想往瘦子的人生前進。

減肥前，她多吃少動，像被奶奶豢養在家的動物，體重直逼 80 公斤，開始瘦身，曾吃下來路不明的減肥藥，搞得整天頭暈目眩，每次去學校爬個幾十層階梯都像登天一樣困難，有好幾次昏倒在半途，讓路過的同學不知所措、尖叫呼喊師長來營救。等救護車送她到馬偕急診，急診室醫生總是搖頭嘆息看著一疊病歷說，「妳再這樣不行，減肥減到命都快沒了——腸胃都搞壞了，再這樣亂來，要將妳轉診給身心科喔。」

醫生的話的確達到嚇阻效果，現在，她不倚賴藥物只願勞動四肢。走路、跑步、游泳、做瑜珈、跳有氧……任何可以減少體脂肪、降低卡路里的方式全都來者不拒。反覆操弄這個膨脹過後的身體，心靈也變得強壯，過去幾年長輩餵養的血與肉，一點一點消

彌在汗水與球鞋磨擦的跑道上。T 恤越來越寬，裙頭越來越鬆，套上短褲跑步得用別針固定褲頭，沒有課的下午，幾百個夜晚，一圈又一圈，她終於跑贏了過去的胖女孩。

每天看著超出鏡子範圍的胖女孩，一天縮小一點點，彷彿擦掉輪廓外面那層虛線，她幾乎脫下另一個自己，在臺北，她是瘦女孩。

她正要開展開另一個人生，升上大二時，離去五年的媽媽出現了。

說是朋友幫忙 Google 找到她，臉書有她和奶奶的合照，她的信箱，她的過去。她從未如此痛恨網路，搜尋引擎讓一個人的存在無所遁形。

忽然看見媽媽的那一瞬，太不真實了。像 KTV 懷舊的你歌我歌伴唱帶復古畫面，時髦的模特兒拼貼現代街頭，完全不合時宜。即便媽媽選在吵鬧的台式餐廳包廂見面，牆上也有卡啦 OK 螢幕，整個空間卻像被迅速抽走所有聲音，只剩下媽媽抓著她的手，皺著眉問：「為什麼這麼瘦？太瘦了——為什麼不多穿一點，這麼冷，不知道要照顧自己嗎？」

那一刻，她無力縮回自己的手，竟只能這樣讓她握著。

「這個女人，憑什麼，憑什麼若無其事的回來？憑什麼？」

她在心裡問了幾百次幾千次憑什麼憑什麼，好像這三個字是咒語，不停唸唸有詞，才能稍微抵抗那隻手的力量。

這個家是空的，回來之後，無夫無女，到底想做什麼？

「為什麼要回來？走了就走了，回來就輸了呀——妳和他一樣，永遠不要回來嘛——」媽媽不該坐在這裡，若無其事的問她冷不冷、暖不暖、餓不餓？「我就是不會照顧自己的可憐蟲，沒人理的小孩……」

她不懂媽媽在想什麼，這樣溫柔爛熟的話語，多虛假，她再也不想聽了。但是，不管有心無心，她卻好想擁抱離開五年的媽媽。她好恨自己的軟弱，經過五年，她竟然還是個孩子，只想躲到媽媽的懷抱，讓媽媽輕拍背脊。

離開車站附近的餐廳，一走到捷運站，她蹲在一排機車停放處開始嘔吐，剛才並沒有吃什麼東西，卻不斷想吐出身體裡所有體液，所有可恥的遺傳。她甚至不想要自己的身體是個女人，女人好可憐，有太多本能，母女之間不可抗拒的本能。

撕裂的痛，在她長大後又見到媽媽的那一瞬，重新還原於身體。



大學期間，打兩三份工，補習班教小朋友英文、便利商店店員、學校系辦助理，畢業後又做了幾份無法持續的工作，保險業務、貿易公司行政助理、房仲公司業務、市調公司客服專員。她上班的地方分布城南城北，搭捷運或轉乘公車，習慣跑步趕刷門卡，身材逐漸輕盈，存摺數字緩慢增加、心很自由。她覺得自己現在彷彿是個臺北人了。

今天，又收到一個紙箱，這回開啟已無植物死屍，而是幾盒穀物隨身包、四罐高單

位蔬果粉，還有幾十排魚油膠囊，「媽媽到底是被誰騙了？這些都是直銷的玩意兒，根本沒有衛生署認證字號，誰敢吃啊！」

幾個月沒見，上次通電話，媽媽說有人介紹一個好工作，忙著推銷什麼海水提煉或植物萃取的仙丹妙藥，媽媽遺忘了擅長料理的手藝，蒙昧相信來路不明的化學合成物……她忍不住上網查了這幾盒包裝精美的營養品，一長串見證產品的愛好者現身說法，卻毫無可信度。她哀傷的闔上筆電，背脊微微滲汗，頭皮整個發麻，彷彿看見媽媽怪邪的生活。

媽媽也變成另外一個人，脆弱的，像個天真的小女孩，相信這個世界的謊言。

現在，她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，好像也沒變得更堅強，做著沒有未來的工作，逃離著她的逃離。媽媽的絮絮擔憂總是能鑽入紙箱縫隙，附著在彎曲的瓦楞紙空洞，隨著物流車抵達她的住處，好像一開啟箱子，便能將自己打包好，寄回故鄉。

每天從住處走路十分鐘抵達捷運一號出口，走下幾十階樓梯，穿過冗長走道，看到四號出口標示，踏上手扶梯，稍微喘口氣，理理上班的窄裙制服。四號出口第一個紅燈有三十秒速限，剛好可以和賣早餐的小販買一個飯糰，然後，綠燈亮了，過了馬路便是她上班的大樓，進旋轉門，搭電梯，上二十樓，刷門卡，上班。

下班，再沿著同樣路線，穿過捷運站，走回一號出口回家，回家前在便利商店買蔬菜沙拉和無糖豆漿做為晚餐。每天，她在新舊大樓移動，有時八點出門天氣陰暗，回家天色也陰暗，太陽似乎不曾露過面。最近下了五天的雨，在濕冷的臺北，到底要如何活得像她辦公桌上那株不需要陽光的植物呢？

她總覺得有濃重的無力感，住在這棟只有一部舊電梯的 12 層老式大樓，棲身於其中分租的房間，固定在收到媽媽紙箱的這天，情緒崩盤。她無人倚靠，也無法讓人倚靠。

在臺北居住將近十年，搬家次數超過十次，每次都是房東漲價不續約，她只好趕著搬家，永遠買不起城市裡任何一間房，或是房間。畢業已經五年，還有大筆助學貸款要償還，前幾天，才和其他三個室友談起，她好想去澳洲打工換宿，離開這個島嶼遠遠的，離開堆在陽臺和床下的紙箱。

最近一直下雨，不能出門跑步的雨天，多出許多空白時間，她拿來發呆，看窗外、看雨從玻璃滴落滾成一張很像哭泣的臉。搭捷運去輔大花園夜市，和陌生人共桌吃飯，偷看小女孩鼓著腮幫子撒嬌，她撐著傘卻讓鞋子濕掉，從腳到頭都冷吱吱的才回家。

回到租來的小房間，換上排汗 T 恤和短褲，拿好鑰匙塞進褲袋，轉身關好大門，往安全梯走去。如果不持續瘦身，很容易復胖，她不想再回到胖女孩的人生。

當她不停走樓梯，喘得口乾舌燥，頂樓彷彿是永遠無法攀登的遠方，最後張著嘴，大口換氣才能走完十層樓梯。最後一層，每一格階梯像一個個紙箱，在這裡，她的餓有紙箱滿足。

當她重複往返爬著 12 層樓梯，幾次想要放棄時，常會想起少女時期一件很小的事。住在奶奶家時，她的肚子特別容易鳴叫，像是裡面裝了一個自動發聲的蜂鳴器，午

休睡覺、教室考試、化學課做實驗——她無法控制這個裝置，它擁有自由意志，非要在安靜空間，大聲告訴別人，她的缺乏。

她聽見自己的身體，傳來需求的聲音，總是非常開心，沒有人在意她沒有爸爸媽媽。那時，她吃個不停，吃成一個胖女孩，不停的吃。他們只看見，她的餓。

攀爬這棟 12 層老式大樓，和攻頂 101 無法放在同一個天秤丈量，不需調整作息，不需經過半年時間鍛鍊，她明白，危脆的從來不是意志。現在的她刻意維持身材，健康節食、偶爾斷食，都是為了提醒自己，保持饑餓狀態。

登上頂樓，從這裡望向遠方，都是熟悉景物，她暫時得到舒緩。附近高高低低的建築緊挨著彼此，清楚望見附近的街道和行道樹和小吃攤，捷運旁一排黃橘 Ubike 像停泊於湖邊的小鴨，有幾隻輕巧活潑的穿行在蜿蜒街巷，像要奔赴任何一個夢想之地那樣充滿朝氣。

從頂樓往下走，回到小房間，她又得面對一個人的景致。下午收到的東西還散落一地，未來，或許不會再有任何紙箱抵達她的住處，媽媽可能慢慢將她遺忘，未來，她可能離開了這個城市，會變成這樣嗎？

浮出這想法讓她訝異，有些許憂傷，她想，該打個電話告訴媽媽，已經收到寄來的紙箱了。

※獲 2015 新北市文學獎小說組第二名